

第四部分（AI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yBdyQgUei4>

讲师：

今天我们要讲佛教的根本见地。

跟许多哲学不同——所谓的佛教哲学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不太喜欢，我们对"佛教哲学"这个词是有点抗拒的。在传统佛教的发源地，比如印度，我不认为我们会用这个词，我不认为我们有"佛教哲学"这种说法。

事实上，佛教伟大的注疏者之一龙树菩萨，曾经说过，佛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"非哲学的哲学"。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，当我们谈论哲学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谈论某种论点，某种命题。而说到大乘佛教，命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
好，那你马上就会想到，比如业力的问题。佛教徒相信善业吗——善行带来好的果报，恶行带来痛苦的结果？嗯，是的，有这种说法，但那只是在相对层面上。

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佛教注疏者，叫作旃提波，他曾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，我现在引用：愚者行恶，堕入地狱；愚者行善，升入天堂；智者超越善恶，证得解脱。这就是大乘佛教根本见地的精华所在。

时间的概念，空间的概念，善与非善，这一切都只存在于相对层面，它们只作为缘起而存在。善只作为恶的相对存在而存在。

好，那你可能会问：那佛教徒到底在追求什么？我们已经讲过，佛教的目标是解脱。那让我来举一个非常美妙的比喻，来自一位伟大的藏传佛教大师，名叫勒钦巴——

他说，假设有人正在做噩梦，在睡梦中受苦，比如被一条毒蛇咬。在你入睡之前，那条毒蛇从未存在过。当你正在经历被毒蛇咬的噩梦时，现实中根本没有毒蛇。然后，假设有人发现你在做噩梦，往你身上泼了一桶冷水，你就醒了。这时候，并不是说那条蛇逃走了——蛇从来就不存在，所以你不可能赶走一条根本不存在的蛇。你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那张柔软的床哪怕一寸。但由于因缘和合，你确实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光，尽管它不是真实的，尽管它从未真正发生，蛇从来就不存在。

我们就是这样欺骗自己，然后在痛苦中轮回。在现实中，蛇并不存在。没有蛇，这件事本身也不存在。因此，对蛇的恐慌，和"蛇没了"的松了一口气，同样是错的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缘起。什么是缘起？当因缘聚合，就会产生一种显现的体验。当有一点阳光，一点雨水，当有一点适当的距离——所有这些因缘聚合，突然间就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。一旦

其中某个因缘消失，比如没有阳光了，就没有彩虹了。

用彩虹来打比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，但当我们把这个道理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——身体、心念、感受、身份认同、价值观——就难多了。但对于受过训练的佛教人，对于受过大乘训练的人来说，你生命中正在发生的一切，就在此刻，也不比那道美丽的彩虹更实在。

我相信你们中有些人听说过"空性"这个词，它大致被翻译为 emptiness。这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佛教见地。空性，永远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否定。就像彩虹和噩梦的比喻一样，我们并没有否定彩虹的存在，我们也没有否定那个关于蛇的噩梦的存在。否定某个显而易见的存在，是虚无主义。所以，空性就变得非常重要，它是大乘佛教的根本见地。

两千五百年前，在一座非常美丽的山峰上，叫作灵鹫峰，在王舍城附近，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对话。佛陀本人在场，还有他的弟子们——非常重要的弟子，数量众多。当时，两位最重要、最机锋敏锐的弟子进行了一场对话，这场对话后来被记录下来，今天我们以经典的形式保存了这整段对话，叫作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这套经典的版本很多——有十二卷的，有八卷的，有两卷的，有一卷的，然后又被浓缩成大约三页左右，你们有些人一定读过，它叫《心经》。

如果你读《心经》，会发现里面有非常直白——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直白——的否定。其中一位弟子观自在菩萨说：无鼻，无眼，无耳，等等等等。观自在菩萨和舍利子这两位弟子，他们并不是在故意说些难以捉摸的话，不是在用什么隐晦的象征性语言，也不是在刻意玩弄诗意。这是非常直接、直指要害的表达。

顺便一提，空性这套哲学，也不是那种你可以在智识层面读读、享受一番，但一到实际操作层面就毫无用处的东西。不是的。这是你真正可以去熟悉、去接触、去习惯的东西。然后慢慢地，由于对空性的认知，我们可以松开对那些我们以为真实存在之事物的执取。

好，开始了。对话从这里展开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记住，"空"这个字，不要把它理解成一种否定。

为了理解这一点，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唯识学派——也就是"唯心"学派——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锋利的逻辑来接近空性。比如说，这杯水。对你和我说，这是一杯水，因为你和我有相似的习性、相似的教育背景、相似的元素构成。但你和我，我们没有那种钻进水里、日日夜夜、周周月月年年活在水中的那种元素构成。如果你和我是一条鱼，一条小鱼，那么这突然就不是水了，这整个就是另外一种现象——你可以在里面游泳、睡觉，拥有你整个宇宙。那么，哪一个才是真实的？是水的那个现实，还是——我们暂且叫它"家"吧——那个现实才是真相？

这就是佛教哲学，也就是空性登场的地方。两者都不是，它们只是被不同的心所安立的。我们不能用人类通常的工具来判断，比如共识——就像民主选举那样——因为鱼的数量比人类多，那我们就得放弃"这是水"的现实了。这方面有非常深广的研究。

这个逻辑，适用于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。比如，就在我面前的这张桌子。这张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，是因为它被当作桌子来使用。当有了这四条腿，加上这一块板，我把东西放在上面，它就成了桌子。如果我把它拆开，然后烧掉，它就变成了柴火，依此类推。所有现象都没有一个固有的、本自存在的自性。

但这个道理在智识层面就已经很难理解了，在实践层面就更难了——因为现象有两个面向：它如何显现，以及它实际如何存在。几乎所有时候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都以为"显现的样子"就是"实际的样子"。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大了——因为这必然会让你失望。即便在我们世俗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时也会说：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，外表可能会欺骗人。是的，如果你以为事物显现的样子就是它实际存在的样子，那这本身就是根本的迷惑。

不同的众生，对同一事物的显现可以完全不同。在我眼中美丽的人，在你眼中未必美丽。我们面前的这些花，如果有一只山羊在场，那就是可以吃的东西。哪个才是真相？是食物，还是花？在相对层面，两者都可以成立。在胜义层面，我们不能对一只山羊说："因为我们人类比你聪明，所以我们的定义才是真实的——这不是食物。"我们不能这么说。

所以，我想说的是，一切现象的印记之一，就是：所有现象都没有固有的、真实存在的自性。这就是我想建立的观点。当我们说所有现象都没有固有的、真实存在的自性，我们并没有把任何东西排除在外，什么都没有排除，一切都被包括在内——包括佛陀，包括觉悟本身。

你看，这就是让你真的可能会糊涂的地方——因为作为佛教徒，我们确实希望佛陀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确实希望佛法是真实存在的。但从究竟层面来说：不是的。相对上，它们存在。

好，那么在实操层面，你可能会想：那我们皈依佛法僧，到底在做什么？更进一步，佛教寺庙里不是有各种供养吗——花、饮料、食物，供奉给佛陀。有那么多仪轨，那么多向佛陀献供的修法。我也鼓励你们这样做。

你知道，当你读那些大乘论典的时候，它们在解构一切概念，但与此同时，比如寂天，他是最伟大的解构者之一，他把一切都瓦解了，然而同时他又是那个用乳汁给彩绘的牛挤奶的人——你可能突然会问，这难道是奇迹吗，他在施展神通吗？其实不是的。

好，比如说，向佛陀礼赞的文字，当你读那些祈祷文、向佛陀顶礼时，文中说：我向您顶礼，因为您如此神力无边，能将整个宇宙安放在一粒微尘之上。如果你在读这段话，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读；也可以以一种盲目的虔诚来读，心想：当然，只有佛陀才能做到，因为他太特别了。但如果你用更深刻的方式来读，试着以更深的层次去理解，这段礼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法。它在说的是：根本没有什么"最小"与"最大"之分。把原子当成小的，把整个宇宙当成大的，这完全是主观的——是像你我这样被困在某种框架里的人的看法。

记得昨天我们讲到，我们被困在这种"方框"里：四加四等于八。不只是这个方框，还有很多方框，比

如原子很小、宇宙很大——你看，我们就被大和小、左和右、高和矮这各种各样的分别所困住。而一个不被这些分别所困的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陀。

因此，当我们说"顶礼能将整个宇宙安放于一粒微尘之上的佛陀"，并不是说他需要把那个巨大的宇宙拿起来，放到那个小小的原子上。那是对真相的纯然证悟。

正如我昨天所强调的，理解真相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你读佛陀传记，关于神通异能——飞行之类的——我们讲的并没有那么多。当我们赞颂佛陀时，神通并不是赞颂他的最主要理由。对佛陀最大的赞颂，是他在无数无数世、经历了那么多岁月，终于能够证悟真理。他在一棵树下、在今天被称为菩提迦耶的那个地方所证悟、所了悟的，本质上就是对真理的证悟。

还是那句话，为了强调这一点，举个例子：一个小孩看戏，台上有一个非常狰狞可怖的妖怪在跳舞，他会真的很害怕。但这个小孩不知怎么就跑到了后台，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。他回去接着看戏，就算恐惧没有完全消失，也会少很多——因为那个表象的真实本色已经被揭穿了。

这个"显现"的真实本质，已经被揭穿了。所以所有的佛法方法、戒律、修行，都是为了真正看透这个真理的底层。我听说在乌克兰引入了很多密续修法，所以我待会儿会谈谈这方面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谈谈皈依。

当我们说皈依，我们皈依佛、法、僧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我们并不是真的在皈依三个真实存在于外部的全能守护者。比如我说"皈依佛"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说什么？从究竟意义上来说，你是在说：我承认我的愤怒、我的贪欲、我的嫉妒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这些都不是我的真实本性。实际上，我的真实本性是无垢清净的。接受这一点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你洗这个杯子的时候，内心有一种自信——污垢是可以洗掉的，杯子本身是干净的。你不必觉得需要有另一个干净的杯子来把清净转移过来。这个脏兮兮的杯子可以被洗干净、变得一尘不染。同理，如果你从根本上认为自己不清净、从根本上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那你就没有真正皈依佛。

还有，当我们说皈依法，并不是说所谓的佛法是一种体系、一种生活方式，而我们正在臣服于它——皈依，就是臣服，这非常重要。佛法不是一套仅仅为某些特定人群写的生存指南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佛教不会太过兴旺。如果佛教兴旺到冒出几百万几百万的佛教徒，那很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。相信我，我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圣战分子。很多时候，我身为人类佛教徒的那种阴暗面会冒出来，然后我就会想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一切简化一下？如果我说，好，所有佛教徒每周至少礼拜一次、所有佛教徒不能吃鸡肉、所有佛教徒一生至少去一次菩提迦耶、所有佛教徒女性可以有十个丈夫——我告诉你，我一夜之间就会收获无数弟子。

人们以为自己喜欢自由，其实不然。他们喜欢行为规范，喜欢某种规则。

但佛教——纯粹的佛教不是那样的。法不是那种东西，我们没办法制定这种规则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去

泰国，那里的佛教徒吃肉；你去日本，那里的佛教徒不吃肉——两者都被接受为修行之道，没有高下之分。当然，如果你跟日本佛教徒聊，他们会说我们比泰国佛教徒层次更高。最强的大男子主义是藏人，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，我们修密续——我们可以嗝个十次二十次，然后去极乐净土；我们不需要打坐；我们有让你在一周之内成就解脱的法门，绝对在一生之内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“广告词”有其必要性。像我们这样的迷惑众生，总是需要一些夸大其词——也许“夸大其词”不是最准确的说法，但我们确实需要这种鼓励。

所以，我说皈依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接受真理。我接受一切有为法无常。当你说“皈依法”，发生的就是这件事——不是说你加入了某个俱乐部或者某个体系，只是简单地接受真理。在这里，这个真理是佛陀所教导的。所以，归根结底，一切都是为了接受真理。

比如在密续中，有灌顶、加持等等方法，这些都建立在真理的观念之上。当你接受灌顶时，并不是什么更高的神灵或更高的精神形式被插入你的体内。它只是一种仪式，用来确认——或者说介绍——你的真实本性，并加以确认。

因此，空性，也就是缘起，是佛法最根本的见地。由于这是个有点难的话题，我需要确认我们之间是否在沟通。所以现在请就空性这个主题向我提问。

——当我们说万物相互依存，说万物没有独立自存的存在、本质上是空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培养爱与善良？因为爱与善良、悲悯，也是空的，也没有独立自存的存在——就像痛苦一样。

很好。我们培养爱与悲悯，恰恰是因为一切都是空性。你说得对——爱、悲悯、痛苦，它们也是不存在的。这就叫做不二的悲悯。

你看这个正在做噩梦的人，你是第二个人，把一桶水泼过去。你对这个人有着深切的同情，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其实并没有真实发生，但却在影响着他。如果你接触过精神病患者，你就会明白。对于证悟的圣者来说，整个世界就是一栋住满疯子的楼。当你泼出那桶水，你也不会有那种“我做了件了不起的事”的傲慢，因为你什么都没做。但在修行上，当这个人醒来，他仍然应该感谢你。

所以我要引用一段非常特别的佛教祈愿文，由一位名叫唐东杰布的大师所写。他是为人民建桥的人，大概是西藏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。他为人们建造桥梁，最后他回向功德，说：以这虚幻的功德，愿所有虚幻的众生，经历菩萨虚幻的道次第，最终证得虚幻的菩提。

还记得我引用过月称菩萨的话：愚人做坏事，堕入地狱；愚人做好事，升入天堂；智者超越善恶，走向解脱。是同一个道理。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——如果一切都是空性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悲悯？答案是：在你从梦中醒来之前，你就是噩梦的受害者。所以，即使你那桶水追逐的并不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蛇，它还是有帮助的。

好，下一个问题。如果一切都是幻相、都是空的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能预见未来尚未发生之事

的人？

关于时间——当你谈到"未来"，你谈的是时间。在这里我必须说，把"时间是相对的"这一发现归功于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是非常不公平的。是佛陀最先教导了这一点，而且在经典中清楚地记载了。

究竟而言，未来并不存在，未来只是你的想象。你可以通过某种经验预测这颗蛋什么时候会熟，如果你是个好厨师，通常可以猜对。大多数预测都是通过观察当下的现象得出的。西藏有很多预言者，差不多每三个藏人里就有一个是占卜师，而且很多都相当准，他们能预见未来。但这并不能证明未来、过去和现在是真实存在的，恰恰相反，它证明了它们并不存在。

好，现在我觉得对话开始变得更有实质内容了。当你说"真实存在"，这里有两个词："真实"和"存在"。先不管是不是佛教徒，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乌克兰人，用乌克兰语给我定义"真实"——什么叫真实？

——在乌克兰语里，"存在"和"真理"这两个词有相同的词根。

好。那"真实"是什么意思？

——我想说一只蜜蜂是真实的，因为蜜蜂能思考。

我看不出这个逻辑。那这面墙呢？这面墙不存在，因为它不能思考？

——它不存在。

哈！所以只有你和我真实存在，因为我们能思考。也许你也不存在。但你怎么知道自己能思考？

——通过思考。

但你怎么证明你在思考？

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，当我们谈论这类哲学问题，语言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。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，"真实"、"不真实"这些词有着不同的含义。我们不必浪费时间试图去定义所有这些词，我直接告诉你龙树菩萨的看法，然后你自己决定是否同意他。

对于"真实存在"的定义，龙树有两个条件。他说，"真实"必须是无造作的，而且必须是独立的——因为依赖于他物的东西，连一刹那都无法保持其本来面目。某个总是依赖于他物的东西，会因为其他东西的改变而改变其颜色，改变其本质。

现在回到空性——当我们看一杯水，"水"这个概念，是被人类所造作的、所依赖的。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像鱼这样的众生，对同一件东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。那么，是否存在一个真实存在的"水"？不存在。这个逻辑于是适用于我们拥有的一切——我们所想的一切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、我们的身份认同。比如你是个男人，你有性别、有国籍；也许你是父亲的儿子，这是造作的；但你同时是姐妹

的哥哥、孩子的父亲、某个不喜欢你的人眼中的坏人、某个爱你的人眼中最可爱的人。哪一个是真实的？不存在一个“真实的你”，它只存在于主观现象的某个片段之中。

这对修行有什么帮助？帮助很大，因为我们通常会执着于某一件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
——Maxim。

你看，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刻在你身上了。如果有人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踩了你的脚趾，那就是一场地狱。但如果你的脚趾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情境下被人踩了一下，你说不定还会有高潮。你坐在那里想想看，对吧？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的感受——你与世界的关联方式——是可以改变的。没有哪一种方式是唯一真实的。当然，有些习惯可能比其他的更根深蒂固，这是有的。

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一切都没有可以执着的实体。这就是在趋近空性。

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再多探讨一下空性。